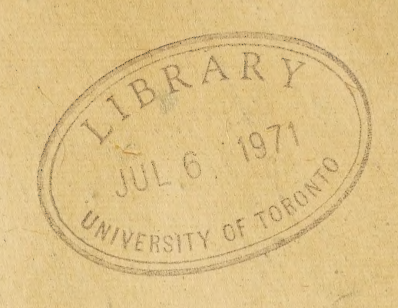

LIBRARY
JUL 6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三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伊川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巳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一本無贊字）則直養之而已　或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

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一作用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於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又問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著便不盡如數一百少却一便爲不盡也大抵稟於天曰性而

所主在心纔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矣　又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　或問事天如何曰奉順之而已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

曰有心而後有意　又曰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又曰橫渠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明道曰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

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

明道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

橫渠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其視天下無

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
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又曰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
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乎雷霆故
有耳屬焉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
禦莫大乎太虛故心知廓之而莫究其極
也人病以耳目聞見累其心而不務盡其
心故能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又曰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之變皆晝

之分內耳　又曰存心養性以事天盡人
道則可以事天
呂曰盡其心者大其心也心之知思足以
盡天地萬物之理然而不及者不大其心
也大其心與天地合則可知思之所及乃
吾性也性即天道故知性則知天　又曰
天道性命自道觀之則一自物觀之則異
自道觀者上達至於不可名下達至於物
皆天道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彼所謂性

者猶吾以職授之而已或偏或正惟其所受人得之正故可達天物得之偏故不得達彼所謂命者猶吾以令使之而已死生壽夭惟令是從自物觀者犬異於牛牛異於人皆謂之性不得於仁義禮智與桎梏而死皆謂之命事天者如事君性天職也不散不盡命天命也不散不順盡性順命爲幾矣而猶未與天一達天德者物我幽明不出吾體屈伸聚散莫非吾用性命之稟雖與物同其達乃

與天一大德必受命則命合於性位祿名壽皆吾性之所能致天命之謂性則性合於命我受於天亦天所命性命一也聖人之於天道有性焉則性於天道一也　問如何是盡其心謝氏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問知天事天如何別曰令人

莫不知有君能事其君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曰心性何別曰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事則只是不違

游曰盡其心則心地無餘蘊而性之本體見矣知其性則廣大悉備天理全而人僞泯矣夫是之謂極高明存其心者閑邪以存其誠也養其性者守靜以復其本也欲不外馳忿不內作反聽內視以歸有極則存其心之道也其志致一其氣致專至大

至剛以直則養其性之道也存養至此則
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足以事天夫是
之謂道中庸極高明者理極於知天也道
中庸者德全於事天也知天者造其理也
事天者履其事也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
是爲知君上之爲我尊而未嘗致恭也知
父母之爲我親而未嘗致養也其忠孝安
在哉知天智之盡也事天仁之至也仁之
至智之盡也則死生爲晝夜矣豈殀壽所

能惑其心哉亦曰脩身以俟之自作元命而已

楊曰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敵事我則畢失其旨矣　問何謂盡心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請問之曰心之爲物明白通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

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又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又曰楊雄云學所以脩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脩性無變壞豈假脩乎唯不假脩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

性孔子但言盡性

尹曰或曰心或曰性或曰天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盡其心則知性知天矣存之養之所以得天理也殀壽不貳其心所以立命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伊川曰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謂之命　或問桎梏

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

横渠曰性于人無不善係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者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係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徼幸不順命者也　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

爲之招也又曰順性命之理則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僥倖也

尹曰雖曰命也又必知其正與不正君子所言者正命也又其上則義而已不曰命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伊川曰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

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言義而不言命也　又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濟事此言猶只爲中人言之若爲中人以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又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

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已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設非爲上知者言也中

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奈何得之須有命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

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僥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橫渠曰富貴貧賤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只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

在我者也

楊曰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之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

尹曰求在我者則必得之求在外者則有不得之理是以君子猶以命爲外也以之

為外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
亦不為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明道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
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
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
時減得一分百里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
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
些子道多元來只依舊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却是著人上說　又曰萬物皆備於我
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
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
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椓喪
處極多只有一箇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
也其他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
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他自然亦須完
得些本性須別也　又曰萬物皆備於我
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

不順也　又曰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
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又曰學者須
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
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
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
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
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
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
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

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
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
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
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
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
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
不患不能守也
伊川曰恕者入仁之門　又曰彊恕求仁

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是實見得近處其理蓋不出乎公平固在用意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又曰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爲體以恕爲用所謂强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以爲仁之方也

横渠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素有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

大焉

楊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物之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於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難行哉雖行止疾徐之閒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求之道之所以難知難行也

尹曰萬物皆備天理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也彊恕而行誠之者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伊川曰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之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

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習而不察者只是飢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弟子却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言衆多也

尹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而行之而不明曉習矣而不省察由道而不知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章

伊川曰無恥之恥注是

尹曰人知其所恥然後能改過遷善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章

尹曰爲機變之巧以自欺者何若人之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章

尹曰人君能下賢而好善賢者不慕勢而好利以如是而相遇然後可以有爲於時

孟子謂宋句踐章

尹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此其所以囂囂也如此則無怨

尤不改樂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尹曰言君子之特立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尹曰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章

伊川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

勞而不怨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且

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有焚溺而

死者却雖死不怨

尹曰以佚道勞民乘屋播穀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除害去惡之類是也此其所以不怨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伊川曰易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言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以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也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

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皥皥而不知爲之者也　又曰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如神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伯者是小補而已

明道曰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又曰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橫渠曰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又曰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謝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在鄠縣作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

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或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却忒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亦甚親切

楊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

有甚不得但所所謂皡皡如也則氣象便與
伯者之世不同蓋彼所以致人驩虞必有
違道干譽之事至王者則如天亦不教人
喜亦不教人怒
尹曰臣聞之師曰所過者化身所經也所
存者神心所主也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
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以其民皡皡爾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伊川曰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

稱道　又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

仁聲如仁聞謂風聲足以感動人也此尤

見仁德之昭著也

尹曰仁言出於上之言也仁聲得於下之

聲也善政制民善教化民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伊川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

係於人

橫渠曰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

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后巳

或問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只說愛與惻隱何也楊氏曰孟子但言發處乃若未發之前便只是中

尹曰良能良知與生俱生者也仁義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君子能不失是而達之天下耳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楊曰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學

舜在深山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無以異於

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天下

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而孟子稱其與禹

稷同道豈苟言哉其必有誠然而不可掩

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為禹

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其故

則可以學矣

尹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而若決江河非
無我何以臻此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章

尹曰羞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失其心
而已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横渠曰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
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疢疾以此自
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

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嘗難正志聖德
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
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尹曰達謂達盡事理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伊川曰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
底事業達可行於天下者　其全盡天生
斯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也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别先生曰順天行

道者天民順天爲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充實而有光輝之謂也大而化之之謂聖然聖人豈不爲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

明道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后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耳

又曰正已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知此
橫渠曰達可行於天下然后行之言必功
覆生民然后出如伊呂之徒　又曰不得
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
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
正物猶未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
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
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
呂曰如伊尹乃得天民之稱孟子所謂天

民之窮而無告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

正謂天生之民與此義皆異　又曰爲政

以德自治之道備則不求於民而民歸之

故大人之政正己而已

楊曰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荆公却云

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

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

己以正物不正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

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

可必乎惟能正巳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

天下平之意荆公之學本不知此

尹曰以事君爲容悦者佞臣也以安社稷

爲悦者忠臣也天民則若伊尹傅說之未

遇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大人其能之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章

明道曰人能克巳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

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尹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樂得於天也仰

不愧俯不怍樂得於已也得天下英才而
教育之樂施諸人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明道曰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
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人得之者故大
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是他元無少欠百
理具備

伊川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
本於心而生色也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

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　又曰睟於面盎於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又曰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强也

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盎背有諸中必形於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又曰盎於背厚也　又曰學者須學文

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于千百至于無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應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或問根於、心說本來如此爲復充養之功

楊氏曰只是說本來如此若睟面盎背則充養之功存焉

尹曰君子之學性而已豈以窮達而加損哉四體不言而喻可偽爲哉非孟子深造之不能爲是言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尹曰王政之始必本於民無凍餒其本不治未有能成善政者也孟子見之明言之屢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章

尹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民無常產則無常心勢使之然也故知禮義生於富足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伊川曰登山難爲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爲瀾非日月之明

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其篤實
而有光輝也一作篤實而不窮成章者篤實而有
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
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
積則有大光輝　又曰日月之明有本故
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又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湍急處於
此便見源之無窮今人以波對瀾非也下
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但容光者

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又曰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

橫渠曰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者德愈高者事愈周易也　又曰難爲言言無以加也　又曰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呂侍講曰東山在魯之東孔子登東山下

觀魯國乃知其小太山之高又非東山之比故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所見者高則所取者遠所覽者大則所志者廣君子學聖人之道亦如此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觀於海則百川皆爲細流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聞堯舜周孔之道則知諸子百家皆不足學故難爲言觀水有術若觀其源則不見其大瀾者水中大波也水大則能成瀾故必觀其瀾然後知水之大至明

莫如日月容光小隙無有不照日月之照
若有所不及則不足以爲明聖人之道窮
高極遠如水之瀾無所不照如日月之有
光流水之爲物不舍晝夜盈科者滿坎也
滿坎而後行行則入於海君子之志於道
也精學問明道德成章而后達達則通於
聖注謂君子學必成章乃仕進其說淺末
非孟子之意也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又曰其容不改

出言有章孔子曰堯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君子學問旣成如雲漢之在天美玉之追琢謂之成章然後可達於聖道此章聖人之道大學者當志其大不當志其小也

楊曰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而小之使聖人以勝物爲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也

尹曰臣聞之師曰水之瀾日月之照言道之無窮也瀾水之湍急之所也水之源無窮是以有瀾日月之明無窮是以必照盈科而行成章而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篤實而輝光之謂也惟無窮者爲然

孟子曰鷄鳴而起章

明道曰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閒言閒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

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與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又曰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又曰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一作爲

呂侍講曰天下之言善者必稱舜舜者善

之至也天下之言利者必稱跖跖者不善之至也聚黨數千橫行天下以不義謂之盜跖跖所以爲盜者何也貪利而巳鷄鳴而起孳孳爲善惟日不足舜之徒黨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亦惟日不足者跖之徒黨也與舜爲徒則入於舜與跖爲徒則入於跖人皆可以爲舜亦可以爲跖唯在利與善而巳故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巳

矣天下之道唯善與惡唯義與利好善則
終於爲舜好利則終於爲蹠君子小人各
趨一途是故君子憂其不如舜
楊曰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閒利善之閒相
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　又曰舜蹠之分
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可以取榮利則
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
爲蹠之徒也幾希
尹曰善之與利毫釐之閒耳苟利心一萌

則去善遠矣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章

伊川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麽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又曰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閒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

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

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又曰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于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于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又曰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

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呂侍講曰二子之學見善不明流于異端楊子所取者爲我而已爲我所以愛其身雖拔一毛利天下不爲也墨氏所取者兼愛而已兼愛所以爲仁至于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子莫魯人也不爲楊子之爲我不爲墨子之兼愛是能執中也爲近於

道執中適權則至於道矣執中無權無異楊子之爲我無異墨子之兼愛是猶執一也孟子所以惡執一端之見者謂之賊道也如楊子執爲我之見是賊其仁者也墨子執兼愛之見是賊其義者也執一則不該不徧是以舉一而廢百也夫道非窮天以爲高非極地以爲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所以道有正有權體道之常謂之正盡

物之性謂之權大哉正乎天下之大本也
大哉權乎天下之達道也知正不知權則
違物知權不知正則失巳唯聖人爲能立
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孔子曰唯天
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堯
之道非在彼也不可以彼名之非在此也
不可以此名之非在中也不可以中名之
此堯之天道也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湯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此舜湯體道之中

以致用也若夫用過乎柔則優游不斷用過乎剛則殘忍害物惟體舜之用中法湯之敷政則庶幾乎堯之天道也雖爲我而與天下同其利雖兼愛而立愛自親始惜夫楊朱墨翟蔽不知此孟子所以闢之然后聖人之道明矣

呂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爲愈也

謝曰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無定體

須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
以變詐爲權便不壞了權字
楊曰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
之飢猶已飢之至于股無胈脛無毛不當
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也顏子在
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未嘗仕
也苟不當其可則于楊氏之爲我亦無以
異也子莫執中執爲我兼愛之中也執中
而無權猶執一也鄉鄰有鬭而不知閉戶

室中有鬬而不知救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顔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易地則皆然是亦楊墨而已矣　又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其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爲知權則誤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

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也蓋禹之行水循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若用智以爲權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可以不愼歟　問或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即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旣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于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于堂則向

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

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即所謂權也

尹曰執中之難也苟執一則爲賊道故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孔子之所謂中者時中也子莫之執中其殆執一乎

孟子曰飢者甘食章

呂侍講曰人身以飲食養之得其正則神安而氣寧失其正則賊其神而害其氣由

是觀之豈獨口腹爲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利欲者心之害也人心之害生於口腹之不足遂變其初心嗜于外物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神安而氣定則雖在外者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孔子所以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不改其樂也蓋無心害則飽乎仁義之道復何憂乎尹曰飢渴之害有欲存焉故也況於心有好樂則爲害也大矣無心害者其可謂君

子矣

孟子曰柳下惠章

橫渠曰介操守也

呂侍講曰介者殊俗特立之行也孟子嘗

稱柳下惠聖人之和聖人之和異乎衆人

之和此所以爲介此孔子所謂和而不流

論語載其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

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由是考之則柳下

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矣此所以爲百世師
也
楊曰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和而
不以三公易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
爲柳下惠也　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
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耶乃所以爲和
耶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
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
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爲大官何所不可而

樂于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

尹曰介大也

孟子曰有爲者章

呂侍講曰人之性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循所往而行之謂之道行則有爲矣有爲者辟若掘井之井九仞而不及泉八尺曰仞及泉則可利物不及泉則利不及物猶棄井也人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則亦失性而喪道矣是故人之致誠于有爲則有

始有卒天之誠行健而已人之誠自強不息而已自強于仁可以爲堯自強于孝可以爲舜自強于學可以爲孔子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半塗而廢未免小人之歸是猶鑿井而不及泉未免於廢井也

尹曰君子之所爲貴乎有成也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亦猶是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伊川曰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曰孟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耶曰堯舜生知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身之言履之也反之言歸于正也　又曰身踐履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

楊曰堯舜性之由之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假之而已非已有之　又曰王道本于誠意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假此爲說耳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又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爲辭所謂假之也初非有勤王之誠心卒能一正天下假而不歸者也惡

知其非有故孔子以仁與之蓋其功可錄也

尹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章

伊川曰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終不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

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寗使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

之臣不受先王之委寄而諫不用則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照然楊曰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爲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后世之爲人臣者不幸而適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是伊尹之事不可法于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何爲不可但觀蜀

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材進退惟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弑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爲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尹曰聖人之志豈易量哉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

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章

尹曰不素餐兮刺無功而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尊榮子弟孝弟忠信則有功也孰若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章

尹曰士不能居仁由義則不足名之爲士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章

尹曰孟子可謂善觀人矣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章

楊曰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民以爲知權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爲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詘法

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而不釋爲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亦不可一日而忘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寧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伸已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適也方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

徒以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有如皐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欲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也然則宜柰何亦寘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爲天子父可謂貴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置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爲不可哉

或問使舜不去位皐陶遂行法否曰此亦須自有法周禮八臣猶有議親議貴之辟

豈有天子父殺人便置之死且如周官八議豈是周公撰出亦須有箇來處然孟子所說只是論舜心耳

尹曰聖人之心至公至當而已

孟子自范之齊章

尹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也學者所以變氣質不居者不可謂之學故孟子每言夫居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

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伊川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言幣之未將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　又曰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后發見然須心有此恭敬而后發見

尹曰苟無其實是僞恭敬而已何足以畱君子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伊川曰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惟聖人也

明道曰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秀氣頭圓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爲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　又

曰形色性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

踐形

橫渠曰言不能全性於內則有形色隨之遷於外

游曰性者性之質也能盡其性則踐其形而無愧矣蓋萬物皆備於我則其所有何物不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爲其能盡性而踐形也若反身未至于誠則是於性有所不盡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充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箕子曰視曰明

聽曰聰視謂之明聽謂之聰皆耳目之本然也能盡視聽之性則能盡耳目之形苟視聽不足於聰明則是有耳目之形而無視聽之實德也豈不慊於形哉楊子曰聖入耳不順乎非口不肄乎不善若非禮勿視非禮勿言則於口耳猶有所擇是未足以言踐形

楊曰形色天性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則即是天性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

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為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　又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于聖則未免有克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又曰有物必有則耳目口鼻等便是形各盡其則便是踐

尹曰臣聞之師曰盡得天地之正氣者人

而已盡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

知賢人知之而不盡能踐形者聖人而已

齊宣王欲短喪章

尹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聖人制禮其

可改乎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伊川曰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又曰在易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

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而告之取信則易也教人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

横渠曰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然後教之也又曰時雨化之春誦夏弦又曰當其可之

謂時成德因其人之有是心當成之如好
貨好勇因其爲說以教之私淑艾大人正
己而物正又曰成德者如孟子語宋牼之
言是也本有是善意因而成之答問者必
問而後答也　又曰時雨化者不待問而
告之當其可告而告之也如天之雨豈待
望而後雨但時可雨而雨私淑艾者自脩
使人觀己以化如顏子大幸私淑艾也以
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但脩此以教人顏子常以已德未成而不用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也至于聖人神道設教正已而物正皆是私淑艾作于此化于彼如祭祀之類　又曰若宋牼罷齊楚之兵因而成之若好色好貨因而達之尹日君子之教各因其材而誨之是亦不倦之意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孶孶也章

尹曰教者能引而不能發其發則在其人也孔子稱顏淵曰亦足以發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横渠曰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尹曰以道殉身施之天下也以身殉道獨善其身也殉乎人則何有于己烏在其爲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章

尹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尹曰觀人必自其本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伊川曰民須仁之物則愛之仁推巳及人

若老吾老以及人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

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楊氏論西銘言河南先生曰理一而分殊

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

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

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

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

體也至其用處則屨不可加之于首冠不可納之于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尹曰於物則愛之於民則仁之於親則親之此之謂差等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楊曰當務之爲急莫如親賢故舜湯之有天下選於衆以舉皐陶伊尹爲先務也

尹曰知務者知輕重大小之義也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章

尹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天下不以爲不仁爲其所得爲故也戰國之戰伐以不義而并吞耳仁不仁之效於斯可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橫渠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周制鄰國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伐之名至周始定耳

尹曰征也者王者之正天下也春秋之際敵國相殘耳皆王者之罪人也

孟子曰盡信書章

伊川曰夫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當識其義而已固不可執而盡信也苟執信於辭則時或害於義不如無書之爲愈也因舉周書武成而言吾於是篇之中所取者如二三策之所載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非謂盡信其辭也孟子之設是言也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謂聖人之征尚多殺如此雖曰其徒之相攻不至如是之甚也亦以規學者執辭

忘義不獨施於書也　又曰聖人取書其辭或有害義者固有所芟除更易也其不可易者其政其事耳若武成書血流漂杵之辭似可改然而不易者則以其非害義之辭故也

橫渠曰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只是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疑

尹曰讀書者不攷其理而惑其文則何獨

武成哉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章

尹曰武王之伐商也順乎天而應乎人人皆稽首歸之各欲正已也焉用戰爲爲人君者當法武王而已

孟子曰梓匠輪輿章

伊川曰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尹曰規矩法度可以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尹曰非聖人至命則不能臻此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

尹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曰一閒觀其存心則然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章

尹曰古今之爲鬬亦猶王者之征伐與當時之征伐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伊川曰易家人上九之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也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巳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其身也

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尹曰妻子至親且近而不能行況可行於他人乎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孟子曰周于利者章

尹曰中庸言凡事豫則立此之謂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尹曰好名之人非有德者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

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章

尹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道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章

尹曰當時之君見不仁而得國者不知天下之不可以是取也

孟子曰民爲貴章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illegible]曰勾龍配食於社棄配

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其有功水土者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人曰所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人作事唯實而已始以其有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

尹曰君以民爲本當時諸侯不知國君社稷或有時變置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伊川曰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

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
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可信　又曰夷
惠聖人傳者之誤
尹曰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聖人
之功大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明道曰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
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
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

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伊川曰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　又曰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　又曰仁之道要

之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不可將公
便喚做仁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
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游曰仁者以道之在人者名之也立人之
道則仁之名所以立合而言之則仁與人
泯矣此其所以爲道也
謝曰這箇人與這箇仁相合爲一便是道
道立則仁與人之名亡矣

楊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所謂合也

尹曰爲人而不進仁何足以言人人與仁合則道也臣聞之師曰世之不知仁久矣醫家所謂四支不仁者可以知仁矣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尹曰聖人去父母之邦與他國如此則於禮義輕重可知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章

尹曰君子無上下之交則國與時可知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尹曰文王孔子大聖人也不能免羣小之慍而況其下者乎顧自處者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尹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欲以昏昏而使人昭昭未之有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尹曰仁義人心之所固有安可舍其良心哉或作或輟而欲成德是茅塞之類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尹曰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歲久而用多也高子以追蠡言之失之矣

齊饑陳臻曰

尹曰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其後齊饑陳臻謂孟子將復爲之也不知聖賢之事在爲所當爲而已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章

伊川曰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

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　又曰仁之於
父子智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
厚薄淸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
之性焉稟氣有淸濁故其材質有厚薄
橫渠曰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命如晏嬰
智矣而獨不知於仲尼非天命耶　又曰
智之於賢者知人之謂智賢者當能知人
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智不施於賢者
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

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又曰智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均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苟不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又曰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

呂曰雖命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君子所以不謂命也

楊曰口之於味等性中本來有這箇若不是性中有怎生發得出來

尹曰性者言其有命命者言其有性蓋以人生所欲者君子不專以言性人之當爲者君子不專以言命君子所能衆人所病究言其理有敎存焉此其所以或言性而不言命或言命而不言性也

浩生不害問曰章

伊川曰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又曰善便有無箇底意思　又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

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又曰今雖知可欲之爲善亦須實有諸已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　又曰覺悟便是性　又曰學要信與熟　又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　又曰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　又曰中庸言其次致曲以至著則明謂之光

輝之時也　又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是仲尼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　又曰聖人不可知謂聖人至妙人所不能測　又曰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

神卽聖而不可知　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以至斲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弄瓶始於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剡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或問横渠言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爲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

又曰大人正己而物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無差等也

橫渠曰求仁必求於未惻隱之前明善必明於未可欲之際　又曰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所以爲善人信人志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善不倦合仁與

知其體聖人獨未至於聖人之止耳　又曰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又曰善人欲仁而未致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入聖人之室也　又曰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人而已　又曰可欲之謂善志仁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内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

間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又曰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又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利用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智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

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耳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捨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地神化所可同語也哉

又曰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

力能強也　又曰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又曰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后能有其大　又曰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由未忘於勉而大耳若聖人則性之天道無所勉焉　又曰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思謂神故神也者聖不可知　又曰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

可得而知之　又曰心存無盡性之理故

聖而不可知謂之神　又曰聖不可知謂

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

尹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

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

矣莊子又謂有神人焉非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尹曰聖賢不爲已甚者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章

尹曰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寳三章

尹曰寳得其寳者安寳失其寳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尹曰小有才智而昧於義理鮮能免於殺身之害

孟子之滕章

呂侍講曰孟子日歷諸侯至滕侯之國就客館於上宮有人織屨以爲業置之牖上

而失之其主館之人求而不得疑其爲孟子之從者所匿也是時孟子從者常數百人故人多疑其間容有爲攘竊之事者或人之意以爲孟子大賢從之游者皆必有慕善向道之心不容爲盜若或有之將有累孟子之德故發此問孟子因爲言聖賢之門所以待學者之事曰子以是衆從者之來學於我有爲因利乘間爲盜竊之事而來與或人悟其不爲如此故云殆非也

孟子說之設科立教以待學者蓋亦有道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而至則受而教之不保其爲不義設爲不義亦非孟子之累也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下其所以用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

以進人爲善不爲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爲善之意

尹曰苟以是心至皆在所教者誨人不倦也又見孟子答小人而有理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章

橫渠曰不穿踰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呂侍講曰凡人之心於所愛子弟親戚皆有不忍害之之心但能達此心施之於其所忍所忍者謂他人也推巳愛親戚之心達之於他人推愛人之心達之於禽獸則是仁也凡人之心自非元惡大憝如穿踰爲盜皆知其不爲但能達此心其他所欲爲而不合於義者皆不爲則是義也達者舉此心加諸彼充者充巳性之所有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不能充之則不能仁民愛

物故擴而充之此惻隱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言仁有餘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不能充之雖不爲穿踰小盜萬鍾之祿則不辨禮義而受故擴而充之此羞惡不爲穿踰之心則義不可勝用言義有餘也賤者相呼以爾汝自士以上知相欽而不可呼以爾汝矣欽人者人嘗欽之故不受人所爾汝能擴而充此自欽欽人之心欽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

弟無所往而不爲義也餂取物也未可以言而言則是以言餂取人之心也知其所以言語動其心故也如蔡澤未見應侯先宣言而激怒也可以言而不言則反以不言餂取人之心也知其可以不言動其心故也如商鞅知秦孝公意在强國而不言强國也穿踰者不必穿人之牆踰人之屋以竊其貨財但觀人之容色窺測人之向背或順人之旨或激人之意抵巇伺隙以

取財利皆是穿踰之類也此章之初兼論仁義其后於義說之詳者欲人辨小人鄙夫見利忘義委曲從人者無以異於穿踰之盜也苟能辨之則不爲如此人所取

尹曰孟子謂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論其心實然也推廣其仁義之心良心者則皆誠之謂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章

伊川曰不下帶言近也　又曰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

呂侍講曰君子之言至近而指意深遠則可謂善言也所守至約而德施廣博則可謂善道也不下帶者近在目前也君子之言近在目前而道德存焉此言近而指遠也脩之一身可謂約矣身正則物正而天

下平此守約而施博也君子治身如農夫
治田除草曰芸農夫治田必除其草則苗
可長君子治身必去其惡則德可進人之
患在於不治巳而治人不責巳而責人辟
如農夫舍巳之田治人之田所求乎人者
重責人深也所以自任者輕責巳薄也言
近而指遠臣請以孔子之言明之定公問
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
以禮臣事君以忠其言可謂近矣君使臣

以禮則君道盡臣事君以忠則臣道盡此其指遠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其言可謂近矣然而舜舉皐陶湯舉伊尹是亦愛人是亦知人此其指遠也先王正心而后脩身脩身而后齊家齊家而后治國治國而后治天下正心脩身者守約也治國治天下者施博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急先務急親賢守約也知周萬物

道濟天下施博也古之帝王無不脩身以治天下帝嚳脩身而天下服堯舜脩已以安百姓臯陶戒禹曰愼厥身脩思永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一曰脩身又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脩身者治天下之大本也故君子之所守脩其身而天

下乎君子所以自任者必重求於人者必輕責巳者必以厚責人者必以薄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楊雄曰治巳以仲尼此自任者重也表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巳使人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此求於人者輕也成湯急於巳而緩於人書曰與人不求備此責於人者薄也檢身若不及此責於巳者厚也君子

以堯舜之道勉巳故日進於德以中人之道望人故人樂爲善若不治巳而治人若不責巳而責人猶農夫舍巳之田而治人之田也

楊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恒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尹曰正心誠意以至於平天下理一而已

君子得其本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芸人

之田者不求諸己者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明道曰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又曰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

反復也復則至聖人之地　又曰聖人無

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

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又曰經德不回乃

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

懼脩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

道則立心不正矣　又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道夕死之意也　又曰堯與舜便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更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呂侍講曰性者由仁義行也反者反身而誠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

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堯舜是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湯武是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堯舜也學而行之利而行之湯武也君子內有其德則外有其容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故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論語鄉黨篇記孔子之容止皆盛德之至

也經常也回邪也干求也君子常一其德
不爲回邪不欺鬼神不愧屋漏所以誠意
正心非求福祿也哭死者或以德或以親
哭之以哀非爲生者爲禮也顏淵死子哭
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哀發乎誠
心是以動而不自知此非爲生者也言語
必信所以存誠不欲欺人非以正行爲名
也仁義禮智君子之法也法在已命在天
君子脩其在已者聽其在天者故曰行法

以俟命而已矣君子之道必法堯舜故此章先言堯舜湯武性之者上也反之者次也君子正心脩身本于至誠爲善而已無求于外則可以爲湯武可以爲堯舜也

呂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而利行非性也有意利行斬至于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性則一也故四聖人者皆爲盛德由仁義行而周旋中禮也爲生而哀非眞哀也干祿而不

回非眞德也正行而信非眞信也仁義德也禮德之法也眞哀眞德眞信則德出于性矣德出于性則法行于已者安法行于已者安則得乎天者盡如是則天命之至我何與哉亦順受之而已 又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

謝曰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

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楊曰到盛德田地便只是行法俟命而已任他生死可也若未到其地安能行法哭死而哀至非以正行者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出於誠心之自然非人爲也只此便是行法

尹曰反之者脩爲而復性也反之而至於

動容周旋中禮則至矣行法者在巳命則聽之而已不以繫乎巳也惟能反之者爲然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章

伊川曰孟子書中門人記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毋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

呂侍講曰大人謂當時之尊貴也所爲多非先王之制以道觀之不足畏也故曰說

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富貴之勢則氣舒意展言語得盡八尺曰仞爾雅云桷謂之榱題頭也大人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此宮室過侈非先王之制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此食色過數非先王之制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此酣酒嗜音外作禽荒非先王之制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居處過制奉養非度動靜失禮皆我所不爲也在我

所行者居之以仁由之以義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皆古聖人所制之法也我心何爲畏彼人乎哉孟子之意所言在我者道耳在彼者勢矣道與勢孰重藐之所以伸道然則孔子曰畏大人何謂也大人有道則不嚴而尊不動而威此孔子之所畏也若夫無道在上以富貴自驕大其聲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晏然自以爲如日之在天殊不念人心將離而富貴之勢將去矣君子

有憂世之心欲援天下之溺乃定心定氣
條陳性命之理道德之要古今成敗之機
國家安危之策以說其大人庶幾感悟格
其非心此孟子所謂藐之也藐之所以欽
之也故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謝曰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時諸
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
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

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
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
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强做出來氣象與孟
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
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楊曰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于以巳之
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若在孔子則
無此也觀鄉黨一篇與上大夫言誾誾如
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

贅者雖褻必以貌如此何暇藐人禮曰貴
貴爲其近於君也敬長謂其近於兄也故
孔子謂君子畏大人

尹曰內重則外輕　問孔子畏大人孟子
說大人則藐之如何曰孟子方其陳說君
前不直則道不見故藐之若其平居則其
胸中亦未嘗不畏且敬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伊川曰養心者且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

功　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矣　疑又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旣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又曰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義理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脉威儀以養其四體今

之人都無此只有箇義理以養心又不知求

呂侍講曰養者治也寡者少也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焉者梏亡之謂也寡欲之人操其心而存之無有梏亡之患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妄動而無

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
故雖有存焉寡矣是故心者性之用也可
以成性可以失性得其養則道進而德長
所以成性失其養則反道敗德所以失性
善養心者正其思而已矣目欲紛麗之色
視思明則色欲寡矣耳欲鄭衛之聲聽思
聰則聲欲寡矣口欲天下之美味思夏禹
之菲飲食則口欲寡矣身欲天下之文繡
思文王之卑服則身欲寡矣寡欲如此而

心不治者未之有也臣竊聞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甚哉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伯益戒舜曰罔游於逸罔淫於樂召公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舜與武王猶且戒之以廣聖德臣願陛下留神孟子寡欲之法言則聖心清明可以通性命之理可以達道德之奧治天下之操術未有不由此也

尹曰臣聞之師曰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待沉溺也有所向者卽謂之欲

曾晳嗜羊棗章

呂侍講曰孝子之於親生則致其養終則致其哀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曾晳嗜羊棗而曾子忍食之乎夫膾炙非不美也天下之所同嗜也羊棗非天下之所共美也曾晳獨嗜者也以曾子之孝豈不能忘口腹之欲而致

孜膾炙哉思其平生所獨嗜者故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也猶諱名不諱姓諱其所獨而不諱其所同也

尹曰誠孝之至然也公孫丑之言陋矣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章

明道曰過猶不及如琴張曾晳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實也　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見堯舜氣象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伊川曰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閒

横渠曰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乃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妥　又曰踽踽猶區區也涼涼猶棲棲也

呂侍講曰夫曾晳志不欲仕可謂切於爲

已者也仲尼與之而孟子以爲狂何也曰狂者幷狷狂妄行之謂也其志大其言高不合於中道故謂之狂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以子張所爲過中道故亦謂之狂也牧皮之事雖不可見其行與二子同也狷者雖有所不爲而知不足以知聖人故次於狂也若荷蕢荷蓧之徒能不仕於亂世而知不足以知聖人故謂之獧也幷若憤世嫉邪者或自沉

於河或抱木而死故聖人取之也夫聖人
之道猶日之中不及則未過則昃賢人非
不欲中也仁有所不盡而知有所不及故
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
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
常者斯可矣有常者聖人尚欲見之況狂
者獧者又非有常之所能及安得不取之
哉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獧乎又
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

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考其言之次第而推其意則有常之不及狂獧也必矣蓋二者於道各有所立故也孟子之書至此將終痛先王之道不行而邪說異行害正故下文云惡似是而非似是而非者鄉原是也衆人之所難辨而聖人之所深惡故尤取於狂獧也人道以往來爲禮則過我門而不入我室雖聖賢不能無恨也不以爲恨者惟鄉原爾原善也能使一鄉皆以

爲善人者以其外假飾以聖人之道而內濳希世之志衆人不能辨也惟孔孟爲能辨之其不入我室蓋亦宜然故不以人道望之以其不足責也乃以爲德中之賊也

曰何以是嘐嘐非斥狂者之語也彼狂者何爲如是嘐嘐然志大其言行不相顧前所謂行不掩其言也蓋狂者取進而志在於善鄉原惟欲人謂巳爲善故以狂者爲非是而斥之也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

爲踽踽涼涼此鄉原之人非斥古人之語也踽踽說詩者以爲無所親涼涼左傳註云薄也曰彼古人之制行何空自踽踽涼涼然無所親厚蓋古人義之與比而鄉原惟欲自媚於世故以古人爲非是而斥之也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原自道也既不取狂者言行不相顧又不取古人獨行於其世意以爲但能使一世之人以爲善則可矣闇然媚於世者是鄉原

也此孟子道鄉原之情狀也閹者居幽暗
而伺察者也夫直道而行豈能使人皆以
爲善惟潛萌姦心以求媚於世者則能於
世皆以爲善也孟子之弟子惟公孫丑萬
章善問能發孟子之蘊故問一鄉之人皆
稱以爲善不惟一鄉也如是而之於天下
無所往而不見稱者而獨孔子以爲德之
賊何也孟子於是爲之極論鄉原之行欲
求其非而舉之無可舉之非欲求其惡而

刺之無可刺之惡流俗者王道不行風俗頹靡如水之順流而俱下若獨以爲不然獨以爲不善則必見非於流俗而鄉原乃與之同汙世者王道不明而人所見者汙下若衆人皆濁而已獨淸則必得罪於汙世而鄉原乃與之合非忠信而似忠信故非之無可舉之非非廉潔而似廉潔故刺之無可刺之惡但浮沉俯仰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故汙世流俗之衆人皆悅之也

自以爲是者旣不取狂者又非古之人求
自媚於世而得其所欲故自以爲是也堯
舜之道仁義而已矣而鄉原者同心非出
於仁義也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
非難辨也惟似是而非者人之所難辨也
故曰德之賊也鄉原之亂德聖人之所惡
也孔子孟子道不行於世故辭而闢之使
孔子孟子得志中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如驩兜共工者將卽四罪之罰然後天下

成服況乎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則雖鄉原
不能亂也

呂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所
謂經者百世不易之常道大經者親親長
長貴貴尊賢而已正經之道必如舜盡事
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然后親親之經正必
如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然后長長之
經正必如國君臣諸父兄弟大夫降其兄
弟之服然后貴貴之經正必如堯饗舜迭

爲賓主湯於伊尹學焉而后臣之然后尊賢之經正也

尹曰君子之取於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者爲其似是而非也似是而非所以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則其惑人也滋矣故曰德之賊焉君子則必反經而已非萬章反復辨問后世何以明之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尹曰見而知之見而知此道也聞而知之聞而知此道也孟子自謂聞孔子之道而辛不得行焉故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雖嘆而不怨豈能已也哉傷時而已以是終篇門人蓋亦有識之者與



